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			門
一			二
二			三
九			
二			
號	冊	號	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七

訓讀語序

不幸俱殤先人之緒幾於不傳喪亂以後憂
子孫罔得聞知則予之重罪益不可贖至痛益不可解矣
因於課讀之暇筆述數條以示維恭其敬識之詩曰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汝父念茲在
茲五十有餘年矣言盡於此意猶不盡於此嗚呼可不慎
乎乙巳孟秋書於海鹽何氏之遺安堂

七月中旬作也下旬疾作月餘方間又二十日而愈幸

也若遂病不起竟為絕筆矣為撫卷歎歎者久之重陽後十日又書

啟諸同志先生暨伯兄 附錄

前年草稿方就繼以疾作不及謄寫內稟正於伯兄外求定於諸先生未敢輒示穉子茲於疾瘳之餘心火易熾弗克展讀舊書因之徐錄成帙用塵明鑑伏望別其可否指其得失兼復宄者汰之漏者益之庶乎乖謬減少可以傳示將來亦使蒙幼無知重以嚴師伯父之命迺勉率從己爾丁未仲夏之望履祥敬啟

訓子語目次

卷上

祖宗傳貽積善二字 凡六條

子孫固守農士家風 凡九條

立身四要曰愛曰敬曰勤曰儉 凡十一條

居家四要曰親親曰尊賢曰敦本曰尚實 凡二十七條

卷下

正倫理 凡二十七條

篤恩誼 凡二十七條

遠邪慝 凡八條

重世業 凡一十七條

承式微之後當如祁寒之木堅凝葆固以俟陽春之
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既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
先撥 凡八條

平世以謹禮義畏法度為難亂世以保子姓敦里俗
為難若恭敬撙節退讓則無治亂一也 凡八條

恂恂篤行是賢子孫佻薄儉巧侮慢虛夸是不肖子
孫 凡七條

要以守身為本繼述為大 凡八條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七

後學休寧汪 森原校

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

訓子語上

祖宗傳貽積善二字 凡六條

洪武御制江南風土薄只願子孫賢此賜義門鄭氏語也
子孫何以賢惟尊禮師傅以修身繼述祖宗以啟後是
大節目吾家數世以來未嘗顯盛祇有積善二字家門
守之鄉里亦信之此風可長不可失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曰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為善修其
忠信只是理所當為其不為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
喪以淪入禽獸非欲徼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
禍福恆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不畏也涓涓之流積為
江河星星之灼燎於原野其始至微其終至鉅父子兄
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
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心而已
善則和氣應不善則乖氣應輕重遲速等於桴鼓人自
弗覺耳古稱明德馨聞穢德腥聞總非朝夕之故是在
辨之於早

唐虞教人以五典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成周教人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人
之善道備舉矣至洪武間所頒鄉約六言曰孝順父母
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則
又賢愚共曉若能恪遵此訓即知為善之路孔子所謂
正鵠孟子所謂安宅正路無踰是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概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
於家祖宗以厚德啟其後昆則寢昌寢熾子孫削薄其
德喪敗隨及古今不易之道也蓋土薄則易崩器薄則
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

壽夭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間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之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所謂天地之盛德氣也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整齊嚴肅是就綱紀名分而言凡尊卑大小親疏內外截然不可假易是也正如四

時寒暑節序各殊而元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尙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有凶有吉吉報不當希望於天凶報可不懼乎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語夙夜念之

子孫固守農士家風 凡九條

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倡優下賤及市井罡棍衙役里胥一路

人須有直業無恆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至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爲者商賈近利易

壞心術工技役於人近賤醫卜之類又下工商一等等下此益賤更無可言者矣然耕與讀又不可偏廢讀而廢耕飢寒交至耕而廢讀禮義遂亡又不可虛有其名而無其實耕焉而田疇就蕪讀焉而詩書義塞故家子弟坐此通病以至喪亡隨之古人耕必曰力耕學必曰力學天之生人俱有心思智慮俱有耳目手足苟能盡力從事何患恆心或失而世業弗永乎

窮通壽夭盛衰絕續命也做好人可以長久不替常言耕讀俱好學好便好創守俱難知難不難若要做好人只尊禮師傳親近賢人是第一事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竊貴貧賤一時之遇豐約通塞定命不可爲若賢士君子則人人可爲讀聖賢書愚者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賢學之旣成處有可傳之業出有可見之功夫爵之貴無踰於此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俗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旣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

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冥頑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一世廢學不知幾世方能復之足爲寒心然則詩書之業何可不竭力世守哉

聖賢所言之理無非天之理聖賢之言卽天之言也侮聖人之言則逆天理逆天理則有天殃自古及今無有不然子孫卽不能通經學古四書小學不可不通曉卽不能通四書不可不將小學熟讀詳解佩服終身果能篤信此書而服行之雖爲農夫足有君子之行矣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尙爲農爲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游閒入於非慝易以爲善雖肆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實論之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文武本無二道古者農人爲卒伍公卿爲將帥兵亦儒者當知安可不學但目前所見人家子弟纔習兵矢便有犯上作亂之事戾傲施於父兄恣睢行於同列小則敗

行危身大則流爲盜賊又似武事決不可學何也由其始初未嘗教以孝悌忠信使知禮義而所訓習之人率皆嚚悍無賴故其血氣心知之險導其端而迸發如決潰隄泛濫四出也須看子弟年三十左右德性馴良學粗有得志趣遠大才足幹濟者乃延篤學名儒本其平日所肄經史大綱益加詳究若朝廷邦國禮樂刑政天文律數屯田水利邊方險要之類事事講求則兵法亦是一種學問或能負笈遠遊博學無方固皆分內當爲不可自限然此等子弟自是不易得非可一概論也若方幼少敢以搏擊戰鬪使不仁之機先動於氣志而得

善其終者寡矣

盜賊倡優人奴之類辱家門蹈刑戮父不欲以爲子祖不欲以爲孫兄弟族人不欲其爲兄弟族人世所知也若夫不孝敬於父兄不率從於師長不顧是非不畏刑憲豪橫無恥與游惰無業市僧徒隸之類其流實有甚於盜賊種種者與眾絕之豈云過乎

立身四要曰愛曰敬曰勤曰儉

凡十一條

立愛自親始愛身愛之本也立敬自長始敬身敬之本也以愛敬存心而入於邪慝者希矣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

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一念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卽父母不若無此子卽祖宗不若少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人家譬如屋室也有棟梁然後有椽簷榱檻然後有牆壁門戶大小長短各效其能以爲用便可成室若各各自私毋論不足成室究竟一無所用而已抑思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爲己任者獨非人乎乃不求爲柱石棟梁甘自棄爲溝中之斷衰己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況其下

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以至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己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我有所不盡耳賢者與之不賢者去之何傷久而不賢者終將服之匪人曠之正人棄之殆已究則匪人亦將離之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己不責人責己

作家以勤儉爲主做人以孝友睦嫻任卹爲主凡讀史傳至世德之門孝義之里或鄉閭所稱或朝廷所表未嘗不甚慕之謂子孫何幸得生其家乃終不知反

求諸身豈非惑乎夫彼非有異道也父子篤兄弟和尊卑得其序內外大小得其常而已吾猶是父子猶是兄弟猶是尊卑大小內外不能如彼何也得非身之不修彼懷仁義而愛敬敦讓以化之我則懷利而傲慢貪戾以敗之與美惡之習始於一人二人其流必及數世誠之所感不言而喻故意嚮不可不端立身不可不正源遠者流長根深者實遂前人植基職惟修德後人踵武庶其式穀哉

古者選士於鄉以鄉黨耳目至近至眾其爲賢不肖如鑑之照物不可掩也蓋一人之愛憎喜怒則莫不私眾人之是非好惡則莫不公吾人立身欲考在己之得失借鑑於鄉黨其觀人取友采聽之鄉黨可以鮮失要以善者好不善者惡爲準

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詩曰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蓋言施報也然微有不同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己當反己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慎

謀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裁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

義

小如陵侮侵奪等類大則義關倫紀者也

有田畝便當盡力開墾有子孫便當盡力教誨田疇不墾寧免饑寒子孫不教能無敗亡疏溝導渠以備旱澇蓄糞完器以乘時令治田疇之急務也擇業授事以戒惰游延師肄經以遠非慝教子孫之急務也人生無一事可不盡力此其大者

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織供饋食簪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

誨盜治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稚子侈心益當豫戒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於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與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卽下及子孫得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已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予平生居家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然蔬食爲多

惟農人工人，不免以酒肉餉。雖佳辰令節，未嘗觴酒豆肉。無故夫婦同之也。幼少之日，寒一帛，暑一絹，非敝盡不更製。壬午以後，則布衣布裳終焉而已。固緣貧窮孤蹇情事，莫伸有痛於心，而然亦由壯歲經凶，經亂見飢死者。父子兄弟不能保，罹兵者城邑村落為邱墟。同茲覆載之人，孰非盡人之子。一念及之，惻惻於懷，慄慄於膚。幸茲布衣蔬食，以延先祀於分過矣。於賜厚矣。敢萌侈心。後人雖遇太平，處豐樂，願勿忘此意也。

居家四要曰：親親曰尊，賢曰敦，本曰尚，實凡十七條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百世不能變易。古謂之道，後世謂之

名教。命之自天，率之自性。人人具有，人人當為。全之則人失之，則入於異類。不可不敬求其義，不可不力行其事。君子修之吉，修此也。小人悖之凶，悖此也。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即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無或免者。天道然也。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正如一體之中，有心志耳目，即有足趾爪髮。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扶持保護。不使一人至於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孟子所

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已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或疑貧賤易至失所富貴何待扶持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者教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自好者每因族人富貴卽與之疏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憂疏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舍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尙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慎之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疏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疏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疏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疏賢者宜親驕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疏因疏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畧舉其要約有數端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繫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

必爭賢者必開誠不肖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必褻褻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必急狎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已先人不肖必先已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必妬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疆禦不肖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

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舉之不盡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世謂知人之明不可學予謂雖不能學實則不可不學也中庸言知人不可以不修身而修身又不可不知人二者相因得則均得失則均失人苟能爲知人之學庶其無殆矣乎

古人爲家惟尙禮義今人爲家惟尙貨財不知貨財多寡有無自有定分非人所能爲也論語富不可求大學悖入悖出孟子爲富不仁言之非不甚明人不之信耳凡物得之難失之亦難不義得之卽不義失之眞若影響也農人終歲勤動豐年所得已無幾何無田者以半輸

租有田者供賦役三之一衣食之計不免稱貸典質之苦故曰稼穡艱難也然養生送死思無越畔世恆於斯仕宦而入厚祿商賈而擁豐貲非但子孫再世將不可問身命之不保者眾矣子孫苟能視貨財輕則自能視禮義重聖賢以非有而取同於禦與穿窬嗚呼幾見殺越人以貨穿窬之盜得長保所有以沒齒乎

事無大小必有成法循之為力既易終焉無敝違之為力雖勞終必失之是以不可不學也然欲務學必先求師稼穡必於老農詩書必於宿儒下至巫醫百工各有所傳所受况為入之道而可無所受教乎予幼少不學顛

沛屢經以至居喪弗能如禮葬埋不知盡道苟且徇俗痛悔終身已無可及他無論已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國不崇學家不隆師亂亡之徵莫過此矣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近代延師教子世變雖殊要無不教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為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為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中等之人得教則從而上失教則流而下子孫賢子以及子孫以及孫子孫弗肖傾覆立見可畏已近日師道不立為子孫計者孰知尊師崇傳之

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蓋思爲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之爲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之爲愛其子乎不肖之子遺以田宅轉盼屬之他人遺以多金適資喪身之具孰若遺以德義之可以永世不替夫賢師世未嘗少求則得之存乎誠敬而已司馬溫公雖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然何若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乎古稱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

子弟三十以前心志血氣未有所定雖貧且賤不可輒離師傅賢智者可使義理日進愚不肖者可使非慝日遠全身保世無出於此師必擇其剛毅正直老成有德業者事之終身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職分當爲之事早作夜思不離職分之內爲君便是聖明爲臣便是忠良士則爲良士民則爲良民自幼至老爲子弟有子弟之職分爲父兄有父兄之職分世無無職分之人人無無職分之日求盡其職分自不容不朝夕乾惕古人不敢怠荒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凡以此耳人不安本分正如魚脫於水不免死亡及之程子亟稱要不悶守本分之言其示人切矣

大凡人之心想多只向好底一邊希望至於老死不已貧想富賤想貴勞想逸苦想樂轉轉憧憧無所紀極且思天下豈有人人富貴逸樂之理亦豈有在我盡受富貴逸樂在人盡受貧賤勞苦之理妄想如此是以分內全不思省宜其禍患猝來不意也天地間人各有分內當修之業當修而不修缺失不知幾何念及分內所缺所失自不得不憂自不得不懼知憂知懼尙何敢肆意恣行以取禍敗故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也此心自幼至老何可一日不慄慄持之乎

人生飢渴不能無飲食寒暑不能無衣裳以及冠昏喪祭歲時伏臘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自來義乎不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多斯爲稱否則非當用而不用卽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以是二患成其百惡明有視聽幽有鬼神君子贏得爲義不言利而利存小

人贏得爲利利未得而害伏愚哉

一方有一方之物產天地生此以養人在人爲財貨

如山

木海之魚鹽澤國芟芟斥鹵木棉莽鄉羊豕之類吾鄉則蠶桑米麥是也但能反求諸已竭

力從事不閉塞其利源養生送死可以無憾何事妄求以爲心害哉

天地間人各一心心有萬殊何能疑貳不生始終若一所仗忠信而已以忠信爲心出言行事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久而家庭信之鄉國漸信之甚至蠻貊且敬服之由其平生之積然也故曰誠能動鬼神若懷欺挾詐言不由中行無專壹欺一二人將至人人疑之一二事不實

事事以爲不實凡所接對莫不猜防怨惡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每見年少之日自謂智能雖在父子兄弟間說不從實舉動詭祕見惡親長取賤鄉隣雖至老死後人猶引以爲戒哀哉

子孫於祖父奉養之日多少不可期甚乃一日不逮養者昊天罔極惟追遠一事得以終身行之不祇終其身而已子孫服未盡猶得以盡其心也若祠墓之祭則又可以世計故禮以祭爲重古人之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凡門中小大男女不可不知此義

墓祭飲餼以子弟之師爲賓妣族一人爲客務盡誠敬之

道使子孫觀法永爲可繼若妣黨或因道遠不能邀致猶當饋以祭肉勿令漸成遺忘師則別燕爲宜但族人長少不得咸在故欲於祭之日以禮相示若有祠堂則於祠祭之日行之

報本之義豺獭皆知而況於人籩豆之實牲殺粢醴之將自古未有饗之者也孝子孝孫盡心以格祖考庶幾饗之而已誠敬之不至尙何祭祀之有是不知其本始者也本始之不知猶云有子孫乎

親友慶弔稱情量力以誠爲主不以文爲先世俗浮奢非禮之禮不足循也稱情者親親則有殺尊賢則有等厚

其所宜薄薄其所宜厚逆情倒施小人之道也量力則稱家之有無富而恡財非禮也貧而求備亦非禮也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七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八

訓子語下

正倫理 凡二十七條

禮本諸天地莫大於名分之際尊卑上下名分所以定也
 名分一亂未有不亡家國一也其端多始於嫡庶主僕
 之際小加大淫破義禍亂隨之以生至於夫妻父子兄
 弟爰及宗族釁隙既成蕭牆禍稔縱不滅絕無後鮮不
 數世崩離記曰壤國喪家亡人必先棄其禮古今一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為其有綱常倫理也若廢綱常敗
 倫理與禽獸無異即使人不及誅天必誅之故亂臣賊